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潤有老人冠帶僂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夫始代師護亭章安等者以金篦擊其目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止公沒之殷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畫竊摹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破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惡方便解無惡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眾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之益會由教而得釋皆儒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

樂城第三集目錄

金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晝歎

亭中反古葛嶺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

還謝崇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茅遣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舊

初成道老齋二首

贊家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殺麥二首

立秋後

初禁雨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畫

醺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道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塵

讀傅隱錄示諸子

亭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鐘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那山潭水得兩戲作

生日

將圻舊屋權住西廟

種花二首

同遲賦春晚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下氏舊有怪石藏宅中間其遠孫指一廢

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

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重

讀信詩

五月因大藏紅菊花二絕句

夏至後得雨

遲住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華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移花

服藥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栽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

上元夜遶勤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播表第刻符畢父相遇頻川歸鄉待

關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存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已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魯郡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

平昔爲賦

閉門

林菊復生

老栢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芒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月三首

戲題三絕

木氷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通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相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雨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菊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絕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聽前宿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曾中

所懷亦自作

白蘋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溟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私翳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實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澤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隱夢

大雨後諒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送遲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所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七首

種栗苗二首程燧縣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初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親會通以行與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樂城第三集目錄卷終

樂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今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
自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集以
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醉文字之閒
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
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輯空
其後以埃異日附益之云爾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際無辜歲事了不逆
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果死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
田家之餘糧薪薪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愁七不得食
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若飲竟亦安用十
森聚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較如土胡越雨不及
閑民本無賴翻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將
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慢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盡歎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諸龍圖學
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類川僧舍在七見

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
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數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
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友古菖蒲一首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
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
公在側借觀示之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
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韻韻後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駭知相虛栗車未到泥後
落場薪欲盡心驚憐山川濕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
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
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妻妻子至
今美粳糲曳履長歌辭恐既聚飯往餞今誰託家人
來告酒可菊洗盥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驟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題

謝徐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賈俊府素老思歸謾許春禾磨麥非平

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
續緒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
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
減晉諸度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窓
展卷清溪猶恍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厨付長庚恐
君讀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
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
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
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
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優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故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荒裏閭歲
三西成黍豆餘石願借功田家并鑿坎農事永起來
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鞋充巾短後衫杵聲登登
駭聞閭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詣有求不
吝心自其一言見許不妄談欲汝信厚心懷慚最欣

暮餉增盛豈歸時不候田與菰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卽病肺喘作緇木聲中年復病脾暮下泉流傾
困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
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
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
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遠老齋一首

崑嶺渾白已逕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
礙却今朝詩擬如何筆屑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
佛呵尤愧白家緣道宅十年成就飽絕過

爲留十步南橋竹莫惟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
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懶何曾讀氣息調勻不
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
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
一句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書作一首

小園初開清溪岸名花近取苑先枝爭言千葉根難

謫忽發雙龍眼自明謫墜神仙終不修飛來鶴鳳有
仙清細鈕瓦際除荆棘未可令齊泉草生

因舊一首

子因下氏故啓政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
三間未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遂日因卜之
舊而易其左不可子孫若賢富師公儉子愧其言
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
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
經營紛紛代指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七日安
餘餘一言愧吾兒事急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
雙楹指額行卽具構梁役亦輕鄭侯念子孫不處高
閣問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遠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
斧舊書銀燭老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頃欽恨浮付
一遠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班菊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
念有眼不遑車馬歷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鬢仍寫去
年真舊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養老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養眠已報冬裘
具麥熟旋供湯麴新頻煮晚出露滿足拾穗基賸塵
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與我子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禍一時養老得難無銀糧已愧非吾
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祖有水
精蘊薄衫冷麴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督老人三夜陰霖敗場
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甍償飢之多博村點勞
苦辛閉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聲聲亂朝夕見孫期我八十
年宅成可作十年客入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
聲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
足圖史旋整明窓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
來直掃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
卽是身安矣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一兩首 七月朔

楚婦絲出益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一事未易當

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望塗潦，入室崩垣墻。
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糧誰能久，歲晚憂積穰。
天災非妄行人事，客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戢，
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軍旅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靈。初晴尚未伏，半夜寒重陰。
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熟直千金。

又

雨後麥多病，腹中欲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
涼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慮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
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
擬寒。設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暑袒。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
益中棄將盡，囊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還。
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檣長百尺，翠竹森千竿。
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春春在山川。
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聖賢，所遇無不安。

諸子知我僂，勉更求振。棧堂成鋪，完筆無辜。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畫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
冷澈登臨倦，衣襟起舞遲。光開長橋藥，桂老尚生枝。
還轉何年住，清明與物直。悄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陳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陳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藥有佳
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醪，小婢爭言試
三盃。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塵累已空
豆，方貴羔豚雜鱸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爲腹老嘔競
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
一醉莫問渠，卷爭不用繫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樂，晚秋晚開花。樽酒空微物，不多分地
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教時輟。彭澤樽壺未
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大傷渠。

九日一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簪萸初繞堦，面酒新簪
不負重陽節。都無樂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斛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
白髮何須喜貴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登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遺菊逢知歲間酒貴念人飢
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危雨送初寒問篋衣春氣安閑真得
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設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

世議華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滯厄榮華過服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
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
無纖交遊歡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弄

初成遺老書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
有在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

法師無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

軒前無物但長空移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
得清明許與衆人同伶渠生死不能免賴我盈虧略

已通夜久客果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念空掉架都將付諸

子閉門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窗裏飛蠅又
未過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

父雨一首

雲低氣尚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下止晚稼日已侵
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樓臥將墜沉
常賦雖半釋雜升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
就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啁嘲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依石一首

下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惟石踰塵羅子孫分散不復
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香鐃知我環軒方
種花顏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煙霞千夫徙置
幸不遠軒前相拒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又
水三流槎少年旋送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
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指三十年今年胡爲爾呀然上衝咽
寒水未易溫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惟此理環無端
少年少我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還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晴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

底旋卜壺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
官酷乘田賤吏師事吳學閔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誰任時在還飲絮留賓不嫌
陋借書度日見長閑歸來渾水無人問亭遠伊家古
檣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試蒼顏

風雪一首 同十月十一日

冬溫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窓輕冰入吾被
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
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
恨我俗緣深提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

謫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非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
力近喜三更月到窓早歲文章直自累一生憂患信
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蒼涼百事
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迢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
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屨一老翁

買炭一首

苦寒挾病骨絲纒其能禦祈薪燎枯竹勃鬱煙兄牢
西山古松樛村大招牌斧根樵委溪谷龍伏熊虎踞
挑扶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鑿牙角猶憤怒
老翁睡破毳正羞出無獲百錢不滿簋一生幸至莫
御爐煖增實圓直中常嘆閭閻不敢售報節姑付汝
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奪不知齋倪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愁懼

欲雪一首

今年夢中熟幾斛不充口老農畏多早落雪未覆畝
騎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又帶車牛通薪炭家家有
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違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
尚應天墜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方北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
語寶塔令父左手舉兄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
相似佛如侵壘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爲
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
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
柴運水皆行道，採藥讀書那處田。
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狂稱賢。
俗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
遊說諸公，語錄其不勝枚舉。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弋分，筋骸轉覺不如人。
法傳心地初投種，雨過花開不待春。
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舊陳。
狗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鐘施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爲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鐘施行雪中，狀其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頭，嚴節鐘施舊錄猶舉手。
托天欣見雪破釋，踴躍可憐渠治泊。
時輩今黃髮，六六年幸屬老夫兒。
女末客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
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難留。
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
近聽老盧親下種，蒲田宿草費鉏耨。

又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那山潭水得雨戲作一首

那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
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爲土。
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
生不益人死何損，虎頭枯骨金石堅。
投服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
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
父老晚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能真奔走生仲走。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張早歲憶慈佛。
身三世歸依地，隣寺百僧清淨因。
簾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
舞雩一濯千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
餘韻歸人壽。

將圻舊屋權住西廡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
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卧斜陽。
脩簷已謝前人種，井井何妨衆口嘗。
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爲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疎。
山丹得春兩點色，照處除未品。
何曾數輩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
無計過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慚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浸種數千葉花壇紅豔眩深紅
花開猶似社之造物不連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
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脩飾
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春賦晚一首

池柳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華
薄廉空偏喜麥禾勻白須照水湖光淨潄酒留人鳥
啼頻但恐少年兼老靦眼前無後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
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救奴婢修
破園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熟猶十分東家西舍
登陵積十錢一錢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爲人市人半
是海中將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
伏枕作寒熱憂中無錢誰肯醫天公受人何所吝一
春兩作雷不寒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疾

閣下氏舊有惟石載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
云畫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
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作石欺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綠底
寧百年不出待潛夫弃指泥土性仍在脾脫林亭氣
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護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溟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
望桃李向來誰使開殘今連連人共怯勝陰類何物
猶猜一盤雲蕩鑑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入夏一首

寒人一暨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暨元日臨軒組綬
新君臣相親無窮喜九鼎峰巒夏禹餘八暨錯落古
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
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後在賞音他已更
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大獄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凋殘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

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澤上居人多老翁。似儲蒿並似
絲，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稿夏雷墜。
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
季祿十五年，有田頽川涸。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
餘功治室，蘆藥積霜。狗彘養無用，身未識後天意。

迓往泉后殺麥一首

匪民不耕，獲豈利有攸往。古人爲我言，許此亦無妄。
一冬免鋤犁，二麥登墾盤。火老金尚伏，雨過禁場壤。
隣家助伯亞，蒼耳割穽弄。朝陽得終日，經歲可無恙。
老夫終病癯，長于幸可伏。劬勞慎勿厭，舞餌家共享。
秋田雨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鵬臙。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燼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
老人氣如樓，托簾亦流汗。披衣遙中庭，星斗難相粲。
鳴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迷樹再三轉。
我生仰田食，俟雨占雲漢。枵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
寒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塵間何故。
空明世無匹，銀瓶是佛所。清泉養芳潔，爲我三日住。
蕭然落寶牀，應返梵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一首并引

予年十八，與凡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
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
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
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
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
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爲別，曰：可憐萍梗
飄浮客，自歎靚灰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
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
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聽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韻
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兒之泣下，不公
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
子，一生知已有斯人。

樂城第二集卷第一

樂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關自無客孤坐忍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泉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病

又

故心淨無垢尚愛南齊竹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椿真百尺疎竹幾千畝紛紛蔽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栽竹種松椿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爲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剥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圯菱蕪翦竹林啾啾何日至

又

昔我過澗陵望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檀靈中

又

遊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中多感遇捲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丈丈若命世人借我愛人憂

又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視堯舜又甚陳仲子

後花一首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

整斂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

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爲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澗水

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栗一首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金

氣伸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嚼不

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晚二噉餘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七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范

候不奈時人信手裁得勢從教置九晚倦眉聊復引

三盃念風明日須真物能使神農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醪節到真寂寞
床頭渴餘掛壁吐微暑洗盥對妻孥有說隨厚薄
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弱
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嬰鐐
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翅日已乾酒醪可餘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燈環作穗茶面結成花
細竹纔通徑長松初有槎在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醪酒客過預晉饋
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覺清菜芥充朝饔歲脫風霜斷菜根百日困枯未易
過一家口來復何言多排疊坐先憂盡旋設盤盂未
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園侵凌雪色有新堂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猶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
志在要須令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翹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

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踈慵非汝師
十一月十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發骨誰爲
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
僧請讀經書易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動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
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臘屐經年在掛摘吳江半
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設新醅

除日一首

年七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
謫五千道德親書水經霜雪恨無靈船出風波載
本虛自惟多年客莫類每因吾黨賦歸歎

臘中三雪一首

一服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壓
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歎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藪一首并七明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矧此惡木陰父妨長者車

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久待不忍意柯條益扶疎
植根維云固伐去曾消吏我塗雖不覓出入自有餘

開門聽選往并納賢與愚荒蕪一期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追勸至西樺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
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任客去忘送入定孤僧喚
不摩更到西樺何所問隔牆魚鼓正懸壺

程八信儒表第剖符單父相過賴川歸鄉待問

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
黨正如賴川數孫陳咆咆鳴隔路雲漢風吹散落天
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群東西隔絕
不致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萋子往往老
淚流衣中仲叔已盡幸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
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
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悅衣把臂才遑迴
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
問此固豈有賢於君程八信儒表第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栢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
城野性特嫌塵土等中庭世世盈尺苗條餘雖短風
霜足培根不用養壤厚押竹節防難大燭他年期汝

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
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三絕

玄冥雷雪惱中春相夢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指袖
襖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夢養家聞道田中舊要
雪燕奴凝白試山茶

還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兩過公田及私
畝學書兼得問鈞孫

來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
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簾中秋扇安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
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泰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
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穠纖不下穠盡乾舊詩長卷驚三
年聚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黍黃稻飯嗟

偶使飽食餘暇晷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扉蕭然如野人之居

偶作一首

高棟虛窓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
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流瀝夢回餘念屬
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窓倚竹
下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簫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牆秋雨

足開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

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七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
別不應此月倍嬾嬾虛窓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
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惜安居始覺貴公賢

午寢一首

金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恐飢終愧首陽

客睡足有須雲夢州水酒黃封生不喜春牙紫芻何
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早又翻成霽雨災老人腹疾強啣杯官醅菜豆適初
熟離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難豚恐有故
人來喪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叻七覺胃寒妻卒勸把盞黃菊正堆榮

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飲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庭菊兼黃白打膠雜聖賢飲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

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咽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

搖落南山見妻京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渭渭泛紅鮮

衣信催煩杆狼狽報極遠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霞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暖

酒閉門不聽掃理環

去年家醪不須沽秋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薇蕨

畫語憐無語獨撈鉏

臘中得雪春宜泰，寒裏無霜客惱人。未暇樽壺伴客先，將殘餽許比鄰。

已丑除夕二首

閨適時人身亦老，殘臘意茫然。鬢髮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餘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摘紅安穩近誰傳，此詩見蘇軾詩集。銀鬢雪簫驛久已，然梅柳任教脩。故事絲聯與祝新年，此詩見蘇軾詩集。錦繡纏綿又明顯，此詩見蘇軾詩集。敲門買客辭多病，守歲諸孫睡不眠。粗有官醪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此詩見蘇軾詩集。圍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壺中臘脚長憂凍，此詩見蘇軾詩集。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木動，此詩見蘇軾詩集。報先對柳千絲。

菊華堂牙初出土，此詩見蘇軾詩集。蟄吟飲宜人。老人肝病難隨汝，此詩見蘇軾詩集。洗釜磨刀待曉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此詩見蘇軾詩集。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此詩見蘇軾詩集。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此詩見蘇軾詩集。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

飽肯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高隄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熏天自不知。問道朝來雪又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統兩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初被紫頭直老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盡恰三斗，山下麥田真百金。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雨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惟叢筠亦黃落，終憐老樹獨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

移頭石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青油朝，嫩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

開花已可賞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
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
筆室雖不多於我則已春松筠伴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又而不厭追感平昔爲賦詩一首

曾子相從得佳婿
禮節怡然
綢緞披垣同
直喜良朋
交情不意隔生死
世事休論有廢與
宿草半絲淚
入土故琴半落恨
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
試問傳家今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頹昌市不識頹昌人
身閑未易過閑又生暗塵
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
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
掩卷默無言
閑目中自存心
尤定中發
廓然四無鄰
不知心已空
不見外物紛
墨昔嘗去
咄哉不肯信
一見勿從失
念又當愈真

林菊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
父老皆云未嘗記
偶然雷雨一尺深
知爲南園來
君子從地湧出
長如人一匕
便有凌雲氣
吾家老圃倦我接
但以殷乘相
堪娛一朝紛
看黃落
猶阮相過
無辭地陰陽
往復知有數
已病還

瘦非郎死呼童徑語隣舍翁
種竹未改當年意
姚黃魏紫終誤人
千葉重臺定何事

雪栢一首

栢根可合抱栢身長百尺
我半類汝老我心同
汝直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
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
風中有餘勁
老後不改色
我貧不裁花
遠屋多種竹
全家謬聞道
舉目無他物
晨輒輒相對
知我有慙德

盤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
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
有復敢求足
隣田老翁堪嘆空
庾無粟機發久乏繭食
晏惟薄粥
熟耕種未下
屢請雲不族
私憂止寒餒
王事念艱
爲農良未易
爲吏畏簡牘
閉門差似可
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
秋稼方憂十日乾
好雨徐來不吝
卒天公似欲救艱難
感德廣大無遠力
社近難豚趁
早寒老病隨人幸
一飽檀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吾爲文
兄弟俱有名
世人不妄言
知我不如兄
篇章散人間
墮地皆瓊英
凜然自一家
豈與餘人李
多難晚流落
歸來分死生
晝光迫殘月
回顧失長庚

昇春得遺草流涕濕冠屨斯文久衰弊淫流自爲清
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沈竹一首

案甚南軒竹半黃晚抽半筍綠綠荒不嫌毒手千竿
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筍只堪除糞壤新筍會看伏
牛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繡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
懇懇有見隣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夫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
點黠猶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樂城三集卷第二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絕句二首并引

昔年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
氣予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
卒章曰對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
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
居穎川庚寅歲閏八月遇雨中秋賦兩絕句以繼
前作絕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
日加亦理勢然矣

穎川城下雨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胃病家人不教
飲官厨好酒亦難求

兩蓬重九尉他城契契相從倒酒瓶卜二年來均家
宴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鬢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穎昌
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才然惟以影
自隨憐子所心如鏡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
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不知子意子清
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

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
行沙底藏光輝蚌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
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九日憂無菊今歲秋空未有菊世事何嘗似人
意天公端解惱吾臂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飯
尚蒙門外白衣送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歡尊空挂壁九日若爲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
酒慙慙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盃行且強拈
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窗日誰知酸與甜

又

切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頗淡細酌喜清醇
飲罷過情放歸來早及春雨齋昔未有餘使舊時貧

歲題三絕

換機嘉榮白髮年逢人依滿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
聽研鼓跳跟一破顏

謝傳婆娑已老年胡琴老笛怨遺賢使君於此嫌不

俗說斷髮鬚誰見辨

遍地花鈿散百年蒼顏白髮意婆娑回頭笑指此郎
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水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水滿庭前枯樹老柳變精
妍細梢如苗苑如綠風敲碎玉落粉然水裏樹葉誰
雕鐫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
試一觀樹榦不見今十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未復夜正
長城上鼓整寒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踞正坐推
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
須臾泊久尔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華
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藥知有
毗盧一逕通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栗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暖常不時
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何來歸
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
事我三十年閨中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

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運頤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爲人留穀豆入高糜藉蒸轉千軸
紛紛了歲事悶悶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來牟
風聲夜中變飛發曉來休租畢今歲寒後免來歲憂
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畝有遠酌起和田中詠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腸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
資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
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大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造成象遊巡見屠割
田家挽雙角蹄理縲絲金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
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二夜殘家有三十臘春餘半月寒
鷄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
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除何意此心全

遣老齋南一栢雙幹皆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

出屋已入餘偶賦一首

翠栢攢雙幹丹甍出屋危栢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
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閉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
霧雲間明月冷如水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
定僧滴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淨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又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
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澤無幾新障更生撥
不開七十三年遷住不復隣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那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

雨一首

春旱時聞華火然邪山龍老不安眠夢生三寸未覆
瓏雨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
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齋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頗覺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頗然一道士野鶴隨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刺口問生事案榮觀運斤倪仰忽三年愈久意愈貞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禪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勳
我歸客其顛豈日長掩閤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
君來亦何爲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後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過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是一周屋瓦如鼙鼓象設具見旒
第子五六人門徒散林立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爲不後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款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沤
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足心摩尼珠不受錢可收
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爲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早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榮中宛轉明珠
滑舌上遄迴絳雪消仰瞻佳人露猶濕偷街啼鳥語
尤嬌南方荔子爭先發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盤束伴晨樵獵龍似欲號無

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萱梅調禹味姑從律呂應
饋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娑老桂依霜輪顧免出走塔蜂
奔河漢卷海機石罽牽牛自載荷桂根清風颯然吹
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
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
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思不爲累
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嗟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
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於泥中佛法何處是
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
悟世常失人違心輒喪已徐行勿與較衆流得坎止
君看淨因措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爲智
去住本由天毋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煮麥一首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糲糲
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說動經通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適廊間十室英氣來四方
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晉此來爺娘
爺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松芥香
無客恣卧起有客羅窗勝今年得風痺痺帝次撤湯
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栢若此地亦何爲歲時但丞嘗

秋稼一首

雨晴秋稼如雲宅豆沒雞先禾沒人老農歡笑語行
路十年偷薄無今夜無風無雨更一月聚黍黍飯供
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通逃卒
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逢遇縣特星火雜鞭鐙解衣乞
與猶怨咄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
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派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具安在河橋晚未完
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祇得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聞炎帝錢爲鬚弄所沙磨旋付厨細嚼燕奴上池
水徐嚙運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居賴我近
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長慈桑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 涼秋向
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
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惜惜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十業種雖成姚黃性似天人
望養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種根花清性猶難入伏午陰煩清泉翠輕非難
辦絕色淡香別眼着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逢封侯舊
德彩衣聽訟勉乎反楚風烈疾觀新政浙水簫條詠
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鬆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貞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
帽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壘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爲酒賞花競此時茶更讓伴惡麴藥助和脾
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

陋巷連牆父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應應此時情
祖翁自山陽寄書云此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蠶羅薄絮被孤枕自煩好
側床作龜息遠巡報從覺隔門燈火明夢驚聞語笑
杯棹相勸酬往往見議論披衣坐那跌衰老當自了
空空窓亦應半夜明月到老虛下種法從古無此妙
根生花報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渠山老

聽前相一首

彈指如嬰兒冉冉冉冉長移根出澗石桓桓對華堂
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
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
想見十年後簪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槽鳴壘夜半蕭蕭雪打窗擁褐旋驚花著
樹溪醅初喜酒盈缸鄰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賣魚
一雙目笑有無今相足遙憐逐客過重江
食煙燈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窓枕上詩成那起
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
有雙僮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尔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窓老倦舊書時展
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提落黃花盡古槽飛鳴白
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鴿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窓空莫著書千
卷客到長番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古舊

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選看養願下飲江

冬日事即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
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肯杯棹元窄小得閑筋力尚
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為挈挈艤艤

向陽二月二日雪生言

畫堂重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兼隸丹青寫飛走
紛然四方集振免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
奔逃走城邑驚顛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猶我茅簷陋

滿毫願揮酒奉餽腰裏寶巨石連也軸飛布渴天漏
榮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出家煙火然遠寺晨鐘叩

僧從何方來行速千喬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
忤然發一笑此處定員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天壽

厄窮安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莽然邀我酌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義和飛聯晉不住小兒迷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
兒恣豚醢酒多爲具賴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
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脚跌
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發
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一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
力宿瘴徐看瘴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酷多取定
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窓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
病歸對先師喜屋空黍醴盈歌終寒味石薪供電信
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吾朋友
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堯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
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袖爐我肯不爲二千
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盡妨飛橋映綠楊渠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私竹自成園我亦增陰數百年不共伊家園多
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驟暴下傾注如流泉
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
服之不旬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
我意藥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蹣跚
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
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換藥毒又自消貞氣從此完
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常弘

除日二首

屠酥飲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
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胃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
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議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樽泉湧知迎
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

吾貞時人莫作樂天看坐坐端能舉此身陽天正
研年相結鄰家說說隨門春新已舊十年來天未
必能

預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
目獨遠明月上前軒跡跡坐聞三鼓寂寥誰來共
一博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留中欣
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上又一年讀書員已矣閉目但茫然
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親後直須鞭

白浪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髮下種已還空恨
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
問渠自項開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會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個
強澤分洪與轉數榮狂鞭已逐草侵徑跡影長隨月
到楊梅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丹山一首

淮陽千華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聚名園栽培比桃李
吾唐趙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丹山得雨生可喜

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

明年春勝升盈尺烟如綺居然金天功信矣斯人智
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偽客來住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闕爭問
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
一杯歸去無言掩秀郎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吳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
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陽平野闊稍通竹徑小
亭張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船至歸水
題東飲公今知對勝閑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盤說法仍害脚
十年學跌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微耕鑿
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
吾生熟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磨冥漢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
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達家宰相仍

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耻言法律
蓋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寒
過亦無功不佞不求心空粗舉也知我惟天工待此
知不累兒童作門不厚亦不隘陋巷正與顏生同勢
家笑嗟僂見容

春旱一首

舊律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廡雖粗完空廩無麥禾
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糞雞一斛邪山阿
飢寒誰指念幸龍未見河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
邂逅一入雨豈復陰陽和齒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
惘然上天通矧此一盤洞雲與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翁一首

團扇經秋似欲持丹青髣髴松蘿一時用舍非吾
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
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過還家一首

一別忽七歲五除還家惟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
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煥煥歸鄉鄰街軒林下酒尊
還漫設床頭易得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
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晝年來罷繹繹隨俗治生終落
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
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來明月過君廬

喜雨五首

一早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令多病
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健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寒
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聲微僅飲塵人意共懷穀食
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寧應方知社
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勾

澤暑一首

東風吹曲方然游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
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
死須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寒暑暑一過
聊頓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八村賸夢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夢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驟不可
殺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早夏當潦入伏未保天
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
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
來纔且憐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眉顙愧鄰里磨聲
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蒸
甑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
蘇軾詩去老如掬其散事語謂表公讀詩客
飯王公胡盧之味美公

大雨後詠雨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年綠好雨還催衆菊長痛飲雖無橋阮
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疎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
丈端谷如幽茂中林樹靜猶未歇塵

秋後卽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追西方清風一夜吹茅
屋竹簾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
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還赴縣封丞一首

昔我過潯陽秋高日重九最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
襟懷生肝肺一覽河山雷封壇土消盡中夜們星斗
下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
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然悉邑山路口
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泰山利遊觀安與郎迎父

省中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
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
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夫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憐入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
婆娑弄明月松間夜相宿平生指埃王終老投此身
華室賴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聖足超巖岫
歸塗三十里秋風入衣巾北地百步外我夢一室新
速營二間堂未奉兩足導我歸要有時久違冥子親
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樂城三集卷第四

樂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粟苗二首引并

予聞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松芥未成則樂中索然或教予種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粟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粟

築屋城西中有園嘗窺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粟可儲甕小如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穉皆熟苗堪春萊實比秋穀研作牛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萊寡味都拋石鉢莫以嚙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笑夫欣然我來潁川如避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藥資盡羨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覺萊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社陵老上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惟未晚而起

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
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
決明何爲過口乎爾

上已一首六言

春服初成日曉溪河漸滿風涼欲後孔門故事略有
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
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兼薦
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
極目飛揚謠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已後一首六言

上已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後歸閉戶戶外
百事日新呼兒試問華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
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
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丞嘗有虞俛家
國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金訖跌坐
日吳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一首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勩父老矣
風雨未除舊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
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達盡明廓然

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被蠶蛭身非蚌螺一睡經年
夜如何其卧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顧晴渾
以奉營烝若佛之虛朝香夜燈西顧千卷圖書之林
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
此如我心諸子之官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
爪哇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
泉眼仍在轆轤雷鳴井兩時霽園夫能動家足于菜
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猖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爲榮

雙槲一首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槲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
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鬚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
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爲纓綰之爲結屈伸如意
燕雀翔舞蜩黃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
顏色憔悴木愧松栢歲寒不改見嘆失子聊問淵明
攀條嚙醴得酒徑醉一厘粗給三點不去如亦從惠
卜居賦一首并引

昔子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
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于年將五十與兄子

時皆仕於朝，哀客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復罪。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遂出頻川，賴翁有後憂，乃晉二子居焉。曰：始，卿曰：於是既而自錫遷，當自雷遷，循九七年而歸頻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饒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第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聞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稽不幸已，藏於邦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踵前約，然則頻川亦非予居也。昔賈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卿理，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讎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葬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永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願有諸子，吾將歸焉，歸與誰處？寄籍頻川，築室耕田。

食果飲水，若清醴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閣，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上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旰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耨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畫，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耨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煖，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殿棟樑，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察細鑑，老尚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青畫我前身，道我後身，一出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親與。

管幼安畫贊并引

子自龍川歸，居頻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

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魯切安寧切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
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明命年八十有四
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子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
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
相尚其立志行義實於西漢然特方大亂其出而
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頻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
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譏笑而辭其才與張子房
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先其身彭城張子布
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
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
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
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
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凡四
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在已
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切安而誰與哉舊史
言切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得布裙宅後數十
步有源才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
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
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切安之賢無以過人子獨何以謂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切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官
閑不求適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丞管饋奠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樂城三集卷第五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蓄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千篇有司將有裨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辨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千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壺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壘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聞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洪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歷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其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刑自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容容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

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爲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令迄今播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處而讓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爲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宅六官之真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夏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後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稱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桓費人不顧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載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爲大夫不

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然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衆兵討之夫袁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三三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創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詩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政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陸之會桓公黃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稱之盛曹

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耻國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亂故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擬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及衛切孔悝而盟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率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人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關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

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康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傷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交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藩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苞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敬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觀裁舜之處於其

家也周公之爲冢宰也外則管蔡讓之以爲將不利於魯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則四岳之稱舜曰堯舜又不格哉詩人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獲天下之大難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振振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謹論

樂城三集卷第六

樂城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

子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三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爲孫簡簡鈞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解言九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贊之于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屬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與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

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焉斯徂苟思焉而焉應則九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後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過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統故六十耳而耳順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狂心然後縱

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從所欲不踰矩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與旣具牛馬旣設而判然二物也大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觀觀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觀輒輒端特觀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觀小車無觀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觀輒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倍之爲觀輒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禁則驕而忘惠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榮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榮而不驕管仲季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堅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難未嘗不
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
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
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
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
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以矣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
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
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噬之珠而磨之將造汰顛
沛於是柯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
五公子之禍起齊逐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
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無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
叔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
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以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役我者其由然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
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欲欲入海者耶亦喜孔
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
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
言亦未免有戲也

今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
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
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
仁與人也固難數之三人孫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
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
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
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
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闕妾讓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晏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
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
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乎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尔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子以爲不然人患誠讓無爭心苟非對很執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以天璽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官焉豈亦斷髮文身乎蓋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執讓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荅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殺不易得也較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嘗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擬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豈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絃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怙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

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徵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福當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代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廢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子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咸令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俾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晏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露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微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道之方尤塞天地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

譽於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後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違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小人而仁者也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食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實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實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世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諸子實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甯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子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餽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樂城第三集卷第七

樂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狀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尔陰陽喜怒哀樂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歛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達者言之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爲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

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尔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輿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時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有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已而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奪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

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五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替數而黜土其爲說

既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因於弋魚之能游而繫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簡其形簡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廣於外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爲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或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二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既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言爲五藏榮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

爲魄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視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其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脂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親親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特雨肅之反爲狂狂則上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當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當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筆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求事明皇過諛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

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奇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踏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疑九章初讀太王遜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愷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既服生予曰有誅附子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奔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續難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堅柶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七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釐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蓬蒿裏不得清渭東流初咽去

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露應江水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子愛其詞氣如
百金戰馬注坡墓澗如獲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
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
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官
臨街聞關執訊速速啟職安妥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
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死於窮子
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光斷腰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
未乃敢開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膾此李斯頌
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問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
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叟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遠在古
無上平處猶下頑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
唐人之不問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
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暴
一國暴之夫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
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削之不由此觀之大邦
致亡國之變場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
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
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
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
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賴非所宜去
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賤貧
富相持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
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
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其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
自我燕弁乃茲回茲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
倒持斲首遂難兼養王不知此更樂懷清臺禮義日
以斲聖紀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特所吟俗吏不

如方倍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閭闔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膏苗法以奉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祿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樂城三集卷第八

樂城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此未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真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傳偈中每有下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還明上坐者追至樹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通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眾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蘭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隨亦豁然大悟子釋衆歎曰祖師入處僅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載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覆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

泉改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法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子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惜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子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予欲書此言於紳底義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子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頹瀆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頹瀆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為兇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普薩斯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葉禁耶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怨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緣國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碗茶且道實伊謂伊同被惹不同教意頹瀆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你稱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眾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為何為不同頹瀆老曰六根為物所塞為物所坐則不見自往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為物所塞不為物所

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并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于額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土耳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映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避莊會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領諸僧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上地前更下一分飯額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省競渡忠番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

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它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放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避莊會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議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接

肯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拄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賴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峯和尚嘗遣僧問阿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峯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責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頻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雲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豎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接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標濱老曰三種病祇只用諸方拈拄豎拂設落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地鴟崖石草木絲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僅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可能道者耳

德誼禪師嘗到雙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人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一過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頻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

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況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痛之斷輪僂僂之承刺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

疏所端取非勝法諸論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馳趨

諸論

以謹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人梅山有二釋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刺上坐刺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彦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殞今天台巖然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殞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爲充滿法界消殞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

入院坤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耶爲破戒見釋金銀台杳朱紫駢聞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親濟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台杳朱紫駢聞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子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修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窗幽樞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子曰子穎須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子應詔者子米遺路之言論官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莫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美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

章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
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
數十卷手編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
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
耳其遺書在櫝櫝後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
其庶幾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
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路由是以得其言求由是以以
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
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并辛鹹苦皆其性也
吾無加損焉能卷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
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
說之詔其君亦曰學千古訓乃有復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薰人之
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
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
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
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于貢矣曰賜也汝以子
爲多學而識之者獻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
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
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
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心勿忘則其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
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習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
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
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
也身猶月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日性之
所寓身爲天始有日而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
其出也萬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
者以屢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

雖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有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有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為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親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遺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榮室於斯闕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義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遂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夫人皆曰吾嘗有志於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軾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選朝九氣剛寡合已入後出報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禍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輒以請於朝改賜金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利又二年上哀舊舊臣手詔後選昇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爲廣深不及尋至夜濤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奎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曲明傍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渝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趨闕而拜以膚上賜父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技利廢典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議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樂城先生家集校閱蜀本篇目間
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
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
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撰事
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源邊事茶役法
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及復利害深入
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費歌詩千數百
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
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
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祚
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
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先謹書

太師文定樂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
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
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
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
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
小兒輩校讐數過鈐版於筠之公帑
云肯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
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先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關立沐

先文定公樂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中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

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樂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目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校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目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官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擇節浮費廼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

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樂城集後序

樂城集暨樂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

蘇文定公頴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臬劉公監察侍

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升之首簡金輝王

潤光映繹綃是楓暗而嘆曰嗟乎可以傳

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

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

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劉沈謝嵇

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

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

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

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

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

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

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

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間談三蘇氏

罔弗欽往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

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

生著作舉東坡相上下而氣兄才膽自成

已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寔

其所至蓋已闡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

室之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

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

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

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

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

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

軋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

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頭

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

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大幸與是愧不敏不足與論古今
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
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群王之後故不靳
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王溪
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
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是之茲弗敢替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
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規書